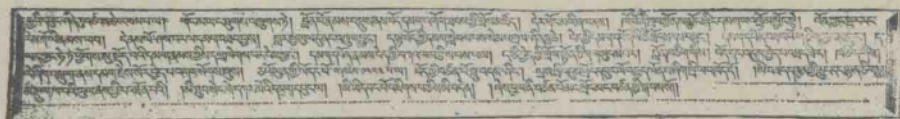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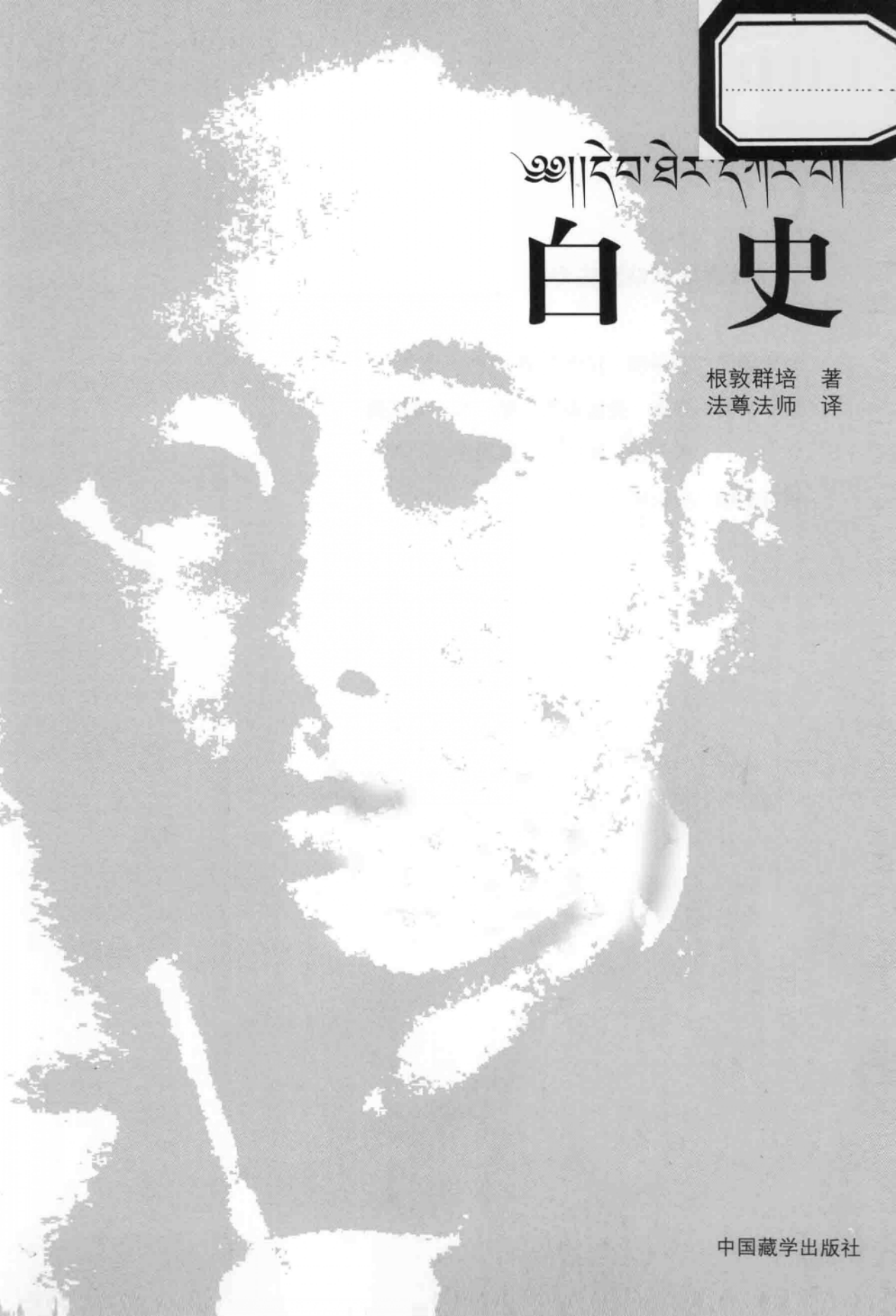


ཨ།དབ་ཐེར་དཀར་པོ།

根敦群培 著
法尊法师 译





ཨ་ཏེ་བ་ཐེར་དཀར་བ།

白史

根敦群培 著
法尊法师 译

中国藏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史:汉、藏/根敦群培著;法尊译. —北京:中国藏学出版社, 2012. 7

ISBN 978-7-80253-534-3

I. ①白… II. ①根… ②法… III. ①西藏-地方史-汉语、藏语

IV. ①K29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9866号

白史(汉、藏)

根敦群培 著 法尊 译

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1

印 数 3000 册

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253-534-3/K·322

定 价 20.00 元

图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E-mail: dfhw64892902@126.com 电话:010-6489290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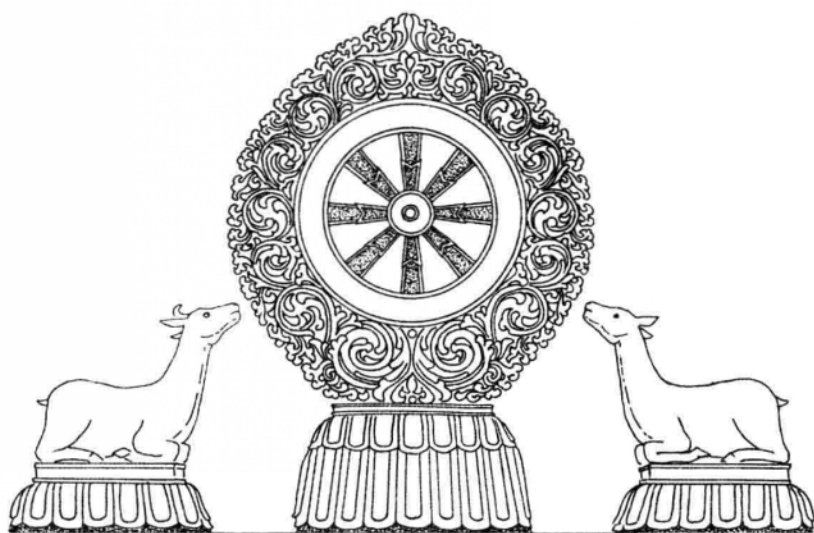
《根敦群培书系》编委会

学术顾问 游洛屏 拉巴平措

编 委 洛桑·灵智多杰 郑 堆 陈庆英

周 华 毕 华 廉湘民

执行主编 杜永彬



导师善业香乳海，喜悦波涛出圣口，
致密月光四十齿，微笑光明愿照护，
正现真珠具霞彩。

四部威严世界上，雪山聚处最高贵，
教命所育民安乐，使随极乐世界转，
智慧神变三有祖，祖孙三代愿胜利。

一尊莲手人王相，二理转变轮自在，
威伏三界尺松赞，征服四方诸国家。

了义传说及年代，所有旧史皆纂集，
藏地最初政治权，略展辩才我今说。

九转心志寿命杖，胜怒马教所印定，
赤面罗刹藏兵力，统领地转三分二。

善趣光明天胤，以方便般若二规，转金轮宝统治广大地界
的神圣诸王（ཞང་མ་འབྲུལ་གྱི་ལཱ་ཤ་པོ་པོ་）；非但实际是三佛示现人



相，即就从生俗眼所见，其政治权势等，就任何事来说，均不逊于印度之“室利哈罗沙王”（ཁྱུ་གར་གྱི་ཁྱུ་ལ་པོ་སྤེལ་ཏཱ་ཤེ），中国之“唐太宗”（ཁྱུ་ནག་ཐང་གུར་གྱི་ཤོང་མ་ཐེ་ཚུང་），波斯之“耶积格答王”（ཏཱ་ཐིག་གི་ཁྱུ་ལ་པོ་ཡེའི་གེང་）等。故知吾等往昔，亦定有彼诸王臣，每年每月所做何事之广纪。但因从天子“达摩”（ལྷ་སྤྲུལ་དར་མ་）后，民众叛变（འབངས་ཁྲེན་ལོག་），藏地形成割据，王族之住址亦多迁徙分散。上卫下卫之胡兵（རྟོར་དམག་），亦曾扰乱西藏至再至三。国界（ཁམས་）历经种种盛衰，诸王之记载，遂皆散失。后世，除略与佛教有关之事迹外，余者一无所存；是故即最极稀有之事迹，如：西藏派兵征伐印度，将中印度国都“迦内鸠杂”（ཁྱུ་ཐུ་ཁྱུ་ཐུ）占领，将“塞珠”王（སེལ་ཐུབ་）下狱，收大小村落180处归为藏民所有。尼婆罗国（བལ་ཡུལ་），则在彼之前，即已属西藏统治，约经一代之久，西藏大军，又曾越过内地“五台山”（རི་བོ་ཅེ་ལུ་），皇帝亦曾一度降位。其时“吐谷浑”（ཐུ་བུ་）、“于阗”（ཡུ་ཡུལ་）、“云南”（ཡུན་ནན་）等处，亦曾属于西藏统治历百余年。如此真实可靠不可暂忘之记载，乃至外国史学家皆所熟悉者，然本地大多数人民，连有无此事之疑念，都不曾起，殊堪叹惜。

派兵征服印度之传记，“瓦耶”（བ་བཞེད་）中，亦有详尽之叙述。皇帝逃走之情事，“布达拉”山前（ཅེ་ཤོལ་）之石碑南面，著有明文，下文当叙及之。

此中所要说者，主要是彼藏王父子（བཅའ་པོ་ཡབ་སྐུ་མ་），所有治世之历史，及以战斗力，扩张王权国界之情形。至于藏王和王后（ཁྱུ་ལ་པོ་ཡབ་ཡུམ་）不共之了义传记，及其如何弘扬正法之业

绩，是为众所共知者，于此无需重复烦说。中间颂曰：

世主神王诸政权，按照年代来排叙，具足三相少
年女，愿为质直智者妇。

为令容易了知下述王纪之支分，此中先当弄清数事，且应研究地方之名，及王臣之名等。此复吾等此处，从最初时，在藏语中，即呼为“博域”（བོད་ཁྱིལ་ཡུལ། 藏境）。印度人呼吾等名为“播札”（མྱེལ།）此系昔时读法，读“博”字时，将“波”“答”二字，读得显明，故渐变为བོད་ མྱེལ་ མྱེལ་之音，实际是将此“博”（བོད་）字，转变成梵语，非梵语转变为藏名也，想是如此。其余之“雪域”（ཁ་བའི་ཕྱོད་མ།），“雪境”（གངས་ཅན།）等，则系由梵语“喜马拉雅”（ཉི་མ་ལ་ཡ།）及“希马奔述”（ཉི་མ་བཏྟ།）等义译而成。凡是圣域（印度）论典中所通行之名称，彼名最初只是西藏南部一大雪山脉之名，后渐变为整个西藏之通名，此类情形，别国亦有之。如现在印度通称之“痕都”（ཉིན་དུ།）为“痕都斯坦”（ཉིན་དུ་སྐྱོན།）之称。“吞都”（སྐྱོན་དུ།）亦是“波斯”（པར་སིག།）语。（从“如现在印度通称”到“亦是波斯语”，另本原文汉译时，为“如现在印度通称为痕都，吞都，此亦系波斯语”。）在彼等之语中，“信都”（སིན་དུ།）为“痕都”（ཉིན་དུ།）。“莎巴达”（སུལ།）——七日之名——为“哈巴达”（ཏུལ།）等。所言“痕都”最初只是印度西部“信度”——国名——，以后渐变为全印度之通名。现在除汉地外，其他诸大国，皆呼西藏为“底巴达”（ཉི་མ་དུ།）。此显然是



从汉地往昔呼西藏为“吐蕃”（བུ་བོ་ཕན）与蒙古（མོན་པོ་ལོ་སྐད་）语中呼西藏为“吐巴达”（བུ་བོ་ཕན）所转变而成也。然有人说，此名初通行于“迦湿弥罗”（ཁ་ཆེ——喀什米尔）国，以彼国与“拉达克”（ལ་ད་ལ་ལ་）接近，呼彼处为“朵博”（ལྷོ་ཕན）或“朵巴”（ལྷོ་ཕན），是由彼名所转成。若尔，所言“博”字，诂显何义耶？或说：此乃“随欲”（འདོད་ལྡན）之名，都无意义可说也。或说：昔于“尼墀”（ཀུན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）王等，称之为“博”，及“补贾”（ལྷོ་ཕན）。依一般意见，是将地名用作王名，实则亦可能是将王名用作地名也。例如：“秦皇”（？）（ཅིན་）所统治之中原地区，即名为“秦”。国王“跋惹达”（ཕ་རྟ་ཏ་）所统治之印度地区，即名“跋惹达”也。若依“雍仲苯”（གཡུང་རྩུང་ཕན）等所计，谓初名“博吉域”（ཕན་ཁྱིལ་）后渐转变成“博域”。此说“博”（ཕན）与“苯”（ཕན）二字，义相同者，虽实属可笑，然只略有所应思考者，此复在“结囊日松赞”（ཆེ་གནས་རི་སྤང་བཙན）以前，此整个藏区，唯有“雍仲苯”（གཡུང་རྩུང་ཕན）之教派，故通称彼名，亦不为奇，如汉地人昔时呼西藏（ཕན་ལྷོ་）为“博吉域”亦因“博”“苯”字音相近也。此外如往昔之名词中“答”（ད）“那”（ན）二后音亦多互用，如“赞波”（བཙན་པོ་ [以前译为“赞普”]）与“则波”（བཙན་པོ་），“屈波”（ཐུན་པོ་）与“群波”（ཐུན་པོ་）等，可以互用。则“苯”“博”二字，亦可能互相换用也。蒙古有盛行“苯教”之地区，亦名“博”（ཕན）或“波”（པོ）。亦如“迦湿弥罗”（ཁ་ཆེ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| 喀什米尔）盛行“伊斯兰”（ཨིས་ལེ་ཐ་）教，因称伊斯兰教为“迦湿弥罗”教（ཁ་ཆེ་ཆོས）。西藏由盛行

“馨饶”（གཤེན་རབས། 苯教之教主名）之教，或是将地名用作教名？否则是将教名用作地名？此除问寿命两千岁之老人，能了知外，余人谁能了知耶？至于内部之地区，所谓“卫”“藏”（དབུས་གཙང་）之“卫”者，是国之中央，诸大河流则呼为“藏薄”（གཙང་པོ་），于彼流域之“部落”（ཡུལ་ཕྱེ）名为“藏巴”（གཙང་པ་）。总之，“藏”字是说地方之深处（ཐུ）或“主要”（གཙོ་བོ）区域等。如于“谷”（ལུང་བ་）之里外（ལུང་བའི་ཐུ་མདྲོ་），名为“藏达”（གཙང་མདའ་），佛殿之套间（ལྷ་ཁང་སྒྱག་མ་）名为“藏康”（གཙང་ཁང་），敬献主要客人之盘盏（མཆོད་མེས་）名为“藏得”（གཙང་ཐེར་）是也。

“俄日郭松”（མངའ་རིས་སྐར་གསུམ། 阿里三区）之“俄日”是国王属民之称，称王为“俄答”（མངའ་བདག་），民众为“俄日”（མངའ་རིས་）此系后来法王之后裔“滚松”（མགོན་གསུམ། 三怙）等，统治如此一地区，故只对于彼等属民所在之区域，别名“俄日”也。是故言“博”（བོད་）及“博钦波”（བོད་ཆེན་པོ་）者，亦是仅有藏王属民所在之地区，名曰“博”，其余诸地区名曰“博钦波”。有说“博”者，指“卫藏”（དབུས་གཙང་）， “博钦波”指“朵康”（མདོ་ཁམས་）者，其实非是，阿底峡尊者传即曾明记：“种（འབྲོམ་即‘种敦巴’）启白尊者（藏文作རྗོ་བོ་即阿底峡尊者）云：在博钦波有桑耶寺（བསམ་ཡས་གཙུག་ལག་ཁང་）及无数僧众均盼尊者降临彼处”，可为例证。

“康”及“安多”（ཨ་མདོ་即现在青海地区）总合之东方地区，总称为“康”（ཁམས་）。所言“康”者，系指“边地”（ས་མཐའ་）而言，如“边地小邦”（མཐའི་རྒྱལ་མཆོད་）名为“康吉贾陈”

(ཁམས་ཀྱི་ཁུལ་ཕྱན)。所言“安多”之“多”字，正确读其“前加字”自然先发出一“阿”（ཨ）字音，安多整个地区，往昔称为“宗喀得康”（བཙུང་ཁ་བདེ་ཁམས）。此后对现在之“西宁”（ཕི་ཁིང）一带地区，名为“宗喀”，其余地区，名“大宗喀”（བཙུང་ཁ་ཆེན་པོ）也。“布达拉”（པཌ་ལྷ་པོ）山前所立之石碑上亦有宗喀之名。从“于阗”（ཡི་ཡུལ）所得之藏王历史中亦说，“戊年，赞波驾幸北部，冬，大臣‘墀真’（‘钦陵’[ཁྱིའཤིངས]）率兵征伐大小宗喀（བཙུང་ཁ་ཆེ་ཆུང）俘获汉将‘屠补希’（ཐུག་ཕུ་ཤི）似是瓜州刺史田文献”等。

如是一王所统治中边之地区，总名“贾康”（ཁུལ་ཁམས），境内各部，或一大臣所管理之地，名为“伦康”（ལྷོན་ཁམས）。诸古旧史书中，均有此称。

又与汉地交战之地，多是安多地区。黄河北岸（青海境内之黄河流域）诸处，有名“贾茶塘”（ཁུ་ཁྱུ་ཐང）、“贾堵塘”（ཁུ་རུ་ཐང）等地名。在彼等处，犹有与唐廷鏖战之传说。又不至此，即“安多”之民族，亦多系昔时驻扎该处之军队所繁衍者。昔时“卫藏”旧姓“吉”（གྱི）、“娘”（ཉང）、“穹波”（ཁུང་པོ）等部落（མི་ཁྱེ）亦甚多。“卓尼巴”（ཙོ་ནེ་པ། 卓尼人）等亦有是“松赞”（སྤང་བཙན）之军队等传说。特别是还有未改变昔时之风俗者，为诸游牧部落（འབྲོག་ཁྱེ་ཁག）。彼等对一部落（འབྲོག་རུད་སྐོར）牧户共同居止者，仍名为“如巴”（རུ་པ）。帐幕迁移时，仍名为“如卓巴”（རུ་འབྲོ་པ）。所言“如”者乃旧词中之军队名，军官名为“如本”（རུ་དཔོན）、长矛名为“如村”（རུ་མཚོན）等其名至今犹存。古昔藏军，皆支黑帐（མུན་གྱི་ཁག）而

行。史书（ཐང་ཡིག）中亦说：“吐谷浑之‘噶堵’（ཁང་དུ）以下，西藏军队皆支黑帐”等。如是西藏之上下区域（བོད་ཡུལ་སྟོད་མཁའ་དབྱིངས་）至今犹名“耶如”（གཡས་རུ），“云如”（གཡོན་རུ），“贡如”（གུང་རུ），“乌如”（དབུ་རུ）等者。此乃是古时驻扎在藏王左右前后之四旗（སྐར་ཆོ་བཞི）军队及彼等之前锋四队（རུ་ལ་དྲེན་ཞེ་བཞི），故仍存彼名也。

又与“多梅”（མདོ་མཁའ་དབྱིངས་）相连属之东部诸地区，有名“迦曲”（ཀུ་ཁུ། 瓜河），“陀曲”（ཐོ་ཁུ། 洮河）、“丝曲”（སི་ཁུ། 熙河），有说是汉语之“甘，吉、松州”（ཀ་རི་སྤུ་རུ）等。然实以河名命为地名，如“碌曲”（ལུ་ཁུ། 即洮河），“杂曲”（རྩ་ཁུ། 澜沧江）皆是藏语。此复诸大河流之发源处，多在藏境，故从水源至河尾，凡为藏兵所据守者，即以河名而名其地区。尤稀有者，如史书（ཐང་ཡིག）中说：中国皇帝，名“渭曲王”（བོ་ཁུ་རི་ཁུ་པོ་），此只因名“渭河”之河流，流入“陕西”（སུ་ཁྱི།）境内，古昔皇帝之都城只在彼处也。又中原中部，亦有“佐摩喀”（མཛོ་མཐོ་མཐོ། 包头^①）、“喀恩”（ཁམ་ཐོ་ཁམ་ཐོ། 归化城^②）等许多藏名之城市，此等似是在唐朝时，曾经一度陷落在西藏手中之城市也。

今当对西藏王臣等之名称略作研究，藏语“赞波”（བཙན་པོ་）、“杰”（རྗེ་）、“贾波”（རྩལ་པོ་），“俄达”（མངའ་བདག་）、“喇”（ལྷ་）等，皆是古名。如“莎迥”（ས་ཤྱོང་）、“弥旺”（མི་ཤྱོང་）

① 译者有误，应为宏化寺所在地，今青海省民和县境内转导乡。——编注

② 今呼和浩特。——编注

དབང) 等, 乃从梵语“补跋拉”(བུལ་ལ), “拿任扎”(ན་རེན) 等翻译而来, 仅是论典中之雅名。又如所谓“得巴”(ཇེ་པ) 乃是后世之名称, 此后, 印度人称国王为“提婆”(དེ་པ 天神) 之音, 在“迦湿弥罗”语中, 转变成“得旺”(བདེ་ལང), 此名最初是对“俄日”诸法王之称呼, 以后“忍崩”(རིན་མུངས)、 “内邬冬”(མེུ་གདོང)、 “藏巴”(གཙང་པ) 等亦用此相称谓。

古藏文中于“赞波”(བཙན་པོ། 王)、“尊摩”(བཙན་མོ། 后妃), 写作“赞婆”(བཙན་པོ་)、 “赞摩”(བཙན་མོ་), 故“婆章”(པོ་ཟང) 即“赞婆”所居之宫室。如是“喇章”(ལྷ་ཟང) 即“喇嘛”(ལྷ་མ) 所居之房舍, 或帐幕。如“律藏”(འདུལ་བ) 中, “摩伽达巴”(དམག་ཤར་བཏབ་པ།), 亦写作“摩哥章达巴”(དམག་གི་ཟང་བཏབ་པ། 安扎军营) 也。又所言“尊摩”(བཙན་མོ་) 亦非专指国王之后妃, 凡属王族之妇女, 皆可相称, 下文藏王纪中亦兼涉及也。

“安多惹贡”(ཨ་མདོ་རེབ་གོང) 地方, 现在尚有名“贾波”(ཁྱལ་པོ་)、 “伦切”(སྤན་ཆེ་)、 “赞摩”(བཙན་མོ་) 之三部落, 此亦如古语“贾波”(ཁྱལ་པོ་)、 “伦勤”(སྤན་ཆེན་)、 “尊摩”(བཙན་མོ་) 三者之名称, 必是从彼三名中摘出者也。

所谓“伦勤”(སྤན་ཆེན་) 及“奇伦”(ཕྱི་སྤན་)、 “囊伦”(ནང་སྤན་) 等, 亦是古名。“敦拿顿”(མདུན་ན་འདོན་) 是从梵语“补热黑答”(ཕུར་ཉི་ཏ) 译出, 是印度辅助国王者之名, 谓国王前, 有述说“星历”(སྐར་པཙོས་)、 “明论”(རིག་ཐེད། 吠陀) 之婆罗门(བླ་མེ) 教师, 此即彼职位之名称, 后世智者, 多误为

二大臣之名称。昔藏王之前，亦有名“孤本”（སྤྱོད་པ་）者，似即“敦拿顿”之职位。如是“漾伦”（འདྲ་སྤྱོད་）、“拿窝切”（སྤྱོད་ཆེ）、“赞喀窝切”（བཅན་ཁ་བ་ཆེ）、“阿霞果窝切”（ཨ་ཁ་མགོ་བ་ཆེ）则与现在之“雷内勤摩”（ལས་ལྷ་ཆེན་མོ་）、“耶俄勤摩”（འཇལ་རྩ་ཆེན་མོ་）、“邬杂勤摩”（དབུ་མཛད་ཆེན་མོ་）等义相同。有人不知其义，因见古昔大族姓家所诞生之喇嘛有名“喀切”（ཁ་ཆེ）、“拿窝切”（སྤྱོད་ཆེ）等者，遂捏造种种都无实义之传奇也。又古昔时，于国家边界，安置镇守巡逻之将官，此复有侦察外国敌情之“外察”（ཕྱི་སྤྱོད་），与侦察西藏内部之“内察”（ནང་སྤྱོད་）二种官职，后者现在尚有其名称，石碑亦说彼等名为“梭伦”（སྤྱོད་པ་）也。

然则，昔诸藏王及其臣民之服饰与住处等又何似耶？藏王服饰从下文所述中国使臣谒见“俄达热巴巾”（མངའ་བདག་རལ་པ་ཅན་）时所见之情形，即能了知一二，否则若见昔时所绘雕之影像亦能得其仿佛。然如此之像，殊为难得。彼时其他国家与西藏关系最多者，厥为“波斯”（ཏ་ཕིག་）等国，尔时波斯国中，非但盛行佛教，即博学大德，余国亦无能比，西藏之王臣，似皆波斯之风尚，传说“松赞王”以红绢缠头等，又披彩缎之斗篷，著钩尖之革履，此等亦皆同波斯之风俗。其时印度与汉地均无穿彩缎之风俗。也可用其他推比之方法来探索，如各国所敬事之鬼神，即作该国昔时伟人之服饰。以此试观吾等称之为“赞”（བཅན་）、“贾波”（རྒྱལ་པོ་）、“漾伦”（འདྲ་སྤྱོད་）等之地方鬼神，即以此推度昔时“赞波”、“贾波”等战斗时所服之戎装，似无大误。“俄日喇达”（མངའ་རིས་སྤྱོད་གས་）处，



直至现在传为法王之后裔者。彼等遇新年等节令，则其所著衣物，谓是往昔之服饰，戴称作“赞夏”（བཙན་ཞུ）之红帽，其顶细长，上角有一“阿弥陀”（ཨོ་དཔག་མེད）像用红绢缠缚，绢端前面交错。又不止此，即“赞”与“贾波”之眷属中，所谓“如诊得奚”（རུ་འཕྲིན་ཤེ་བཞི）者，亦多是往昔之风俗。藏王史书（བྱུ་ལ་པོ་འཛི་ཐང་ཡིག）中记载“木底赞波”（མུ་ཉིག་བཙན་པོ）举兵北伐之情形云：“先锋开路乘马力士百，右翼军队虎服勇士百，左翼军队持杵咒师百。殿右执矛‘宇勤’（ལུ་ཆེན）百。”又如是“多杰雷巴”（རྟོ་རྗེ་ལེགས་པ）及“贾波”等，亦作头戴“金盘帽”（ཐང་ཞུ）之形状。此金盘帽亦唯是西藏规矩，为他国所无。即印度东部之“跋惹摩巴”（བྟར་མ་པ）人，彼等历史中自说是从藏族衍出，彼等之古昔诸王，亦戴金盘帽，故想吾等之“赞波”有时亦戴金盘帽也。如是“玛波日”（དམར་པོ་རི། 赤山）上，“墀尊”（ཁྱི་བཙུན）所建筑之“红色宫”（པོ་ཐང་དམར་པོ），其顶上以箭矛等装饰，民众即依彼为样本建筑“赞”之住址时，亦作为有箭矛等庄严之“红色碉房”（སྤྱ་མཁར་དམར་པོ）及建“拉则”（ལ་ཙེ：山顶之石堆。注：即ལ་ཙེ山顶通道处，磊石作堆，上插锦旗“赛多区并插箭”在谒寺回路及寺前，山口前等处，称མན་ཏྲ།。——译者）等，总之，“赞”及“赞波”二者之服饰、宫殿、头巾、旗帜等，似皆为红色。

此“红山宫”（དམར་པོ་རི་པོ་པོ་ཐང་། 布达拉宫）建筑的详细样式，在《大王教命集》（བྱུ་ལ་པོ་འཛི་བཀའ་འབུམ）中载有明文。现在求彼宫殿一极可靠之图样（དཔེ་རིས）厥为“布达拉”山顶宫中，东廊之壁画（ལྗོངས་རིས）、第五世达赖所著之《拉萨目录》

(ལྷ་ལྷན་དཀར་ཆག) 中说此宫中有一旧图，现在虽被烟熏垢染，已不甚明显，然彼时必尚可见，必是以彼为蓝本也。诸史书中，又说彼宫殿被汉兵焚毁。然汉文诸史书中皆无汉兵进藏之记载。但与“惹罗”（ར་ལོ་རྩི་རྩེ་གཤམ་）等同时之“琼波”（ལྷོ་པོ་）智者名曰“札色”（གཤམ་མེ་）曾住“布达拉”（པོ་ཏ་ལ་）宫中，讲说因明，藏史对此，曾有记载。因此，此布达拉宫，后时似为寺院之形相。诸古昔传记（ཐུན་ཀྱི་གནས་ཡིག་）中有说：法王当时所住之宫殿，为“十一层白宫”（གཟིམ་ཁང་དཀར་པོ་ཐོག་མ་བརྒྱ་གཅིག་ཅན་）。约在未建成现在宫殿之二十年前，有曾到过西藏之边地人，名“君古贝尔”（མཛོན་གུར་བེར་）者，依自己所目睹之布达拉宫，仿绘成图，其所绘之宫殿，亦有多层，并有城垣周边围绕。又所传之“颇章隆粗”（པོ་ཐང་རྒྱང་འཕྱོག་）宫名，原注：མ་རུ་ཏ་），“旁塘”（འཕང་ཐང་། 地名）之“康摩伽”（ཁང་མོ་ཆེ། 宫名），及“札玛珍桑”（བཀྱ་དམར་མགོན་བཟང་། 宫名）等，其建筑形式为如何？则均无史料可考矣。然“赞波”与诸王臣似多居帐幕中，诸大臣辈之服装，亦多同于藏王，诸武将官，则多披虎皮等，在下文叙述藏王史迹时，当附及之。现在“逊噶”（གཟིམ་འགག་ 守卫官）所执之“铁棒”（འབྲག་ཕྱུག་），及“虎皮袋”（ཉུག་གི་ཐོག་བུ་），传说即为“墀松”（ཁྱི་སྤང་）时赐与勇士之服饰及用物，至于一般民众，则皆属游牧，各家门上皆竖旗矛，此亦是西藏之特有风习。此最初亦是军户之标帜，后来遂成为法规，直到现在，上起与印度杂居之藏族，下至与汉族杂居之藏族，任何一户，其门上亦皆有竖立旗帜之风习。当时地方居民之其他风俗与服饰，在北方边地与南方边地之偏僻谷地居民至

今尚保存着许多古人之影像，亲见彼等，即可了知也。此复，如将地方鬼神与古代人民比较研究，定会有人认为是儿童之理论。但详审观察，印度之恒河女神（གཞུང་ལྷ་མོ་）足著“足钏”（ཁང་གཏུབ་），“安多”之“玛贾绷惹”（མ་ཁུལ་སྤྲུལ་རེ། “积石山神”或“黄河神”）头戴“毡帽”（ཕྱིང་ལྷོ།），汉地之“观音菩萨”（ཀོན་མཁན་པུ་སྤྲུལ་）身披“斗篷”（བེར་སྤྲུལ་），彼等服装，是否作本地人之装束，则现前可见也。

明见三世神通智，雅善推理大辩才；

小慧如我无二者，观不现境仅及此。

所言“黎宇”（ལི་ཡུལ། 于闐），归属藏民之“于闐”究在何方，在一段时间内，已被人们遗忘。其间经过数百年偶尔有人妄自猜度，谓“伯宇”（བལ་ཡུལ། “尼婆罗”，即“尼泊尔”）与“黎宇”（ལི་ཡུལ། 于闐）是一处，便将“朗如隆丹”（ལྷང་རྩ་ལྷང་བཟུགས། 塔名）等一切圣迹，亦皆执为是在彼处。以是“罗杂瓦响巴拉瓦”（ལོ་རྩ་བ་ཤུགས་ལ་བ། 人名）说：“现在西藏能知‘黎宇’者，唯我与‘仁达瓦’（རེད་མདའ་བ། 人名）一人而已”，事实似亦如是也。“伯宇”与“黎宇”非是一处，如“卓垄巴”（ཐོ་ལུང་བ། 人名）云：“印度东西之‘黎’（ལི）与‘伯波’之‘宇’（བལ་པོ་ལི་ཡུལ་）亦谓彼二并非一处。”“迦敦日惹”（བཙུང་ལྷོ་མཁན་པུ་སྤྲུལ་ 人名）云：“土地肥沃‘黎宇国’界汉与藏，非‘伯波’（བལ་པོ་）。”所说极为明确。以是应知，“黎宇”之界，乃在西藏以北，“俄罗斯”（ལུ་རུ་ལྷོ་）以南（ལྷོ་མཁན་པུ་སྤྲུལ་）。印度呼为